

工农兵创作丛书

激流翻浪花

徐 诚 等 著



工农兵创作丛书

激 流 翻 浪 花

徐 帆 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1958 •

內 容 提 要

本集共包括特写五篇，都是上海市政工人的创作。这些作品反映了上海市政工人在大跃进中的面貌。“激流翻浪花”、“老蔡和百灵鸟”和“小吴的转变”写司机和售票员同志的跃进；这三篇曾在“市政文艺”上发表过；“红旗”号大型无轨电车叙述电车修造厂工人发挥干劲，只用了三十五天造成一辆有国际水平的大型无轨电车；“放‘卫星’上天”写公共汽车司机怎样响应市委再跃进的号召，放“卫星”的情形。

工农兵创作丛书(24)

激 流 翻 浪 花

徐 誠 等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094号

华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总经售

书号 0248

开本 787×1092 精 1/36 印张 1 1/6 字数 21,000

1958年12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1,500 定价(六)0.10元

目 次

激流翻滚花·····	徐 誠 (1)
老蔡和百灵鳥·····	劍 峯 (10)
小吳的轉變·····	袁文华 (17)
“紅旗”号大型无軌电車·····	安 珍 (23)
放“卫星”上天·····	陈文海 曾繁昌 (30)

激 流 翻 浪 花

徐 誠

—

一只脚刚跨进门坎子，小华就晃着两根小辮子，跳蹦着跑到我跟前，抱住我的右腿嚷着：“媽媽，爸爸回来了。”我气恼地甩开她的两只小手，“不要吵，不要吵。”小华被我这一喝斥吓呆了，嘟起小嘴，掉轉屁股跑到坐在桌旁正要立起来的秀梅身边，把头埋在她媽媽的怀里，差一点委屈得哭起来。秀梅朝我看了一眼，撫摸着孩子的头髮，見我那股悶气样子，惊疑地問了一声：“怎么啦？”她一面收拾桌上的文化課本、练习簿和鋼笔，一面探詢地說：“广才，就吃夜飯吧？”“嗯。”我随口应了一声。小华低着头偷偷地望我一眼，扯着媽媽的衣角跟出去了。

我心里一直还在念着下午小組会上同志們的批評和会后支部書記老周、車隊長老李的談話，三口两口草草地吃完了飯。小华張大了圓溜溜的眼睛，不时地看看我的面孔。不知道我面部上什么表情使孩子这样注意，我呆立

在窗口，一个勁兒地吸着烟，竭力想使心里舒爽些。

飯后，秀梅破例不上里弄夜校了。“怎么不上学了？”我問。“看你那股样子，准有啥事兒，坐下来一起談談吧。”边說她边抱起小华来。“有空再談吧！”“我虽然沒有参加工作，道理还懂些，說給我听听，評一評。你們搞生产大跃进，我們里弄姊妹搞家务大跃进，一样要有干劲，心里悶着不响，这不是办法，再說思想不跃进哪来干劲？”这話說得对，我拗不过她，重新坐到桌旁，擦着火柴燃起一根烟吸着。

母女倆凝神地等着我讲什么故事似的，我終于把事情講开了。

二

四月五日礼拜六，我做夜班，高峰显得格外拥挤，在董家渡站上，上了五、六个乘客，我就关上門，叫站上的等后面一輛車，心急手粗，軋住了乘客的衣服，留站乘客說：“为什么不赶上，不动員人朝里，門关得这样快。”車上車下都有点意見，我向一位乘客解釋，他反而說我服务态度不好。过了几天，来了批評信，車队找談話。說起来当然不大好，但这种情况做售票員的誰也避免不了。第二天，在人民来信展覽会上边，两封信就出現在墙上，旁边还画了个漫画，同志們看了都指指点点。下午，車队就召开了小組会，售票陈繼光在会上說：“催乘客快上快下，赶上乘客

留站是服务思想不明确。”我说：“我们售票是有热发不出光，只能起个配合作用，配合得好是司机的成绩，配合得不好，是售票服务思想不明确，我也想多载乘客，但我们是为司机服务，司机为节油服务。服务不是售票一个人搞得好的。”这下子可引起了大家的争论、批评，我哪里想得通。催快上快下，又不止我一个，何况是为了准时，不过人民来信恰恰写到我头上，算我倒霉。售票小章是共青团员，他也承认要搞好服务，司机售票要团结配合好，但是又说：“为司机服务的思想要纠正。”搭班司机老吴在会上没吭声，看样子也不同意我的意见。小组长说：“张广才反映的意见，下次再讨论。”会后，同志们三三两两地商量写大字报，我耳朵里也刮着几句，说“要与张广才辩论辩论，我们公共交通究竟为谁服务？”我想：好吧！大家辩一辩，反正不能让售票一个子搞好服务。我不好意思就走，等着看看大字报。没想到老周把我找到休息室楼上，车队长也在，他们刚听了小组长的汇报。老周、老李先谈了谈人民来信展览的事，希望我接受教训，也为了教育大家，问我有什么意见，我就前前后后地说了一顿：大跃进以来，我的干劲不比别人差多少，党委号召安全、节油、不抛锚和提高车速，我件件都赞成，但这些事都没售票使的劲儿，威尔盘是司机挡的，安全在他的手里，节油在他脚下，车子要快也得由他开。我只能起个配合作用，转弯扬旗，靠站招呼，里档外档，处处提醒他注意安全；老吴有点急性

子，車速提高又要省油，就催我縮短停站時間，可以有時
間淌車。再說我也有個顧慮，生怕車子脫了檔，老吳一急
趕時間，費油倒事小，萬一闖個禍，全車隊安全成績敲掉，
大家鬧意見，老吳又准會說：“闖禍吃官司你售票倒不着
霉。”或者到了站上氣呼呼地大家鬧個不高興，所以我只
得叫乘客上下快一點，關門快一點，這也是為了生產，為
了團結，一個月來汽油從 22.8 下降到 21.1 公升，司機的
成績當然很明顯。至於售票就有点難做，乘客和我們的
要求不一致，他們体谅不到售票的難處，車開得不穩或吃
了急剎車，乘客就說：“賣票！你們的車哪能開的。”天曉
得，車又不是我開的，氣倒要我受；準時也為了乘客，但偏
不受人諒解，乘客總說：“老說車子脫檔，催我們快快快，
你們應該掌握好時間。”總之，一股腦兒都往售票身上倒，
我們成了個出氣洞。車隊領導上過去也好，這次大躍進
也好，思想上偏重於抓省油，服務是一般的提得多，具體
的研究少，尤其忽視對售票工作的研究。老周、老李都很
虛心地接受批評，耐心地跟我說了好一回，同時指出我的
想法不對頭，說：“司機、售票是在平等地位上為了服務共
同協作，對乘客則應首先了解他們的要求，並且做好宣
傳，他們一定會和我們協作的。”

三

二十三日公休，文化日照例不開會，早上秀梅一定要

我到隔壁余庆里去看大字报，她說有不少大字报說到交通公司。看看里弄居民對我們的意見也好，我就去了。嘿！余庆里过道两边都貼得滿滿的，居民的干劲真不比我們場里差。秀梅逕直領我到一張大字报面前，是个叫沈桂兰的批評，她說：去年陪鄉下來的母亲去大世界玩，公共汽車拥挤，旁边一位乘客搀着老母亲上車，自己抱着孩子排在后一个，結果售票員好辣手，把門关上了，連連喊叫，車已开了，母女分散，車上車下都急坏，直到晚上公安局才把老母亲找回来，大字报說：“这种售票員是什么服务态度？”还有十多張是批評售票态度生硬，拉站不停等。回来后秀梅說：“看你們的服务态度好坏对人民的影响多大。”我說：“这个售票确实太不應該。”秀梅說：“人都要將心比心，去年到南京路給小华买皮鞋，挑多了，售貨員問：‘你究竟买哪一双？’你听了就不高兴，临出店門还是气鼓鼓的。”秀梅这一說，倒叫我半晌答不出話来。

下午，門外有人叫“張广才”。我听出是司机老吳，这时候正該他在班上，难道請假嗎？来干什么？交談后才知道他今天特地做个連班来找我交換意見。“支部書記和我談过两次，研究我們車子怎样搞好服务。”老吳还是那个直脾气，一口气往下說：“过去我对售票的作用重視不够，只关心自己的安全、节油，沒想到你的困难，沒主动配合你搞好服务，有时候你对乘客急躁，我要負一部分責任。”这倒弄得我不好意思起来，我說：“老吳，別那末說，”

本来搭班有共同的责任，安全是一定要做到，汽油要跑好，准时大家要掌握，对待乘客的态度则是要我售票员主要负责。”秀梅也插嘴说：“司机售票好比是兄弟，搞好生产全靠你们团结合作好。”三谈两谈就讨论起互相的分工合作，我们认为服务是所有指标的第一位，安全、准时也是服务，节油也一定要搞好，于是商量好明天到车队休息室双双具名贴张大字报，保证协力搞好服务，争取同车的老朱、老蔡一起动。

晚上，沈桂兰突然跑来玩，她是秀梅夜校同学。自然我们又谈起了那张母女分离的大字报，说起来她还有点气忿，最后她恳切地说：“张同志，你是做卖票工作的，当然你们很辛苦，很多卖票是好的，象你这样和气，对乘客的服务一定也是好的。说句不要见气的話，公共汽车、电车是让人乘的，那末你们就要把为人民服务得好放在第一位。旧社会说‘和气生财’，这句话现在当然用不着，解放前资本家为了赚钱，如今是为了服务，但是既不为赚钱又不为服务，你们为啥呢？我爱人在发电厂做工，每天上下工就靠交通公司服务。我们有时出去乘车，有些卖票同志总是叫快快快，好好的大人他偏要背上拉你一把，要搀扶的老太太、抱奶的却不去拉；有的卖票态度就是不好，乘客上车要看他的面孔，就象非受他管不行。说实在話，大家都是高高兴兴去上工或者白相，啥人欢喜上车和售票吵相骂呢？”后来秀梅和她又谈起小菜场服务的改

进,听得出她们对好的服务人员是非常感激的。

夜里,秀梅和我又说到支部和车队如何关心我,并且说老周也来访问过她。我前后左右默默地想了好久:企业不是为了赚钱,自己也不是为了混生活,那我们的劳动总得有个目的。什么目的?就是为服务。人民的反映是鉴定我们服务质量的标准,人民对好与坏有明显的辨别力,原先我只从自己出发,认为乘客不谅解我们,现在看来,许多地方是我们不关怀乘客。

以后才知道,秀梅要我去看里弄大字报是老周访问时发现的好办法,而秀梅又邀请沈桂兰来现身说法,向我作了一次好教育。

第二天,早班上半班下来,和老吴商量后,由我执笔贴出一张大字报:

我们共同保证做到服务大跃进

分工明确: 司机——安全、节油、故障、操作法。

售票——服务态度、照顾乘客、票务和车厢宣传。

互相配合: 售票——配合安全扬红旗;

随时注意招呼里外档情况;

大站报时,耐心宣传,争取乘客配合。

司机——驾驶平稳轻快,使乘客舒适;

站赶来的乘客尽量乘上车;

配合照顧老殘婦嬰不急躁；

共同掌握准时准点。

客不留站，平穩輕快，安全行車，态度和善，節約汽油，這是我們多快好省的共同目標。

吳根宝 張廣才 4月24日

同車的朱崇德、蔡建中隔天也貼出大字報。

二十五日，我們就悄悄的干起來了。前一晚都想好了，如何招呼乘客早，怎樣做宣傳照顧工作。一大早，乘客上車的時候，我想親熱地說聲“乘客們早”，但是面孔火辣辣的說不出口。開車後，我宣傳了對老殘婦嬰讓座是新社會的道德，又把兩人的職號告訴給乘客，請他們提意見和批評，每個站上凡有老年人就搀上扶下，代抱嬰孩。不少乘客說，你這位售票服務精神真好。老吳也真行，說到做到，上下客不心急，起步又平穩，停站時間還起來向乘客宣傳几句，在延安东路外滩站，車已準備起步，迎面急急趕來一位乘客，老吳就停車讓我開門。下班後，我們互相檢查了一下，老吳又鼓勵又批評地說：“做得很好，但是你為什麼不向乘客們問早問好。”我說：“有些難為情，不知怎麼說不出口。”討論的結果是還是服務思想不明確，仍舊把乘客當成最多三十幾分鐘的乘車關係，看不到車上的人，不論是上工的、辦公的、到商業部門或去教書的，他們將要開始的一天的勞動和工作都是在為社會、為我以及為我的子女在服務，既是這種我為人人、人人為我的關

系，又有什么难为情可說呢？与老吳早晨碰面很习惯地互相招呼問早，是因为协作劳动的关系把我們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与乘客不一样也是社会主义的大协作关系嗎？再想自己連个少先队员都不如，在各个大站上，每天都傳出許多孩子的“叔叔、阿姨、伯伯，請不要随地吐痰，吐痰会傳染疾病”的声音，他們一懂得向人民宣傳卫生的道理，就天真地做了，我这不是連孩子都不如嗎？

第二天，下雨天。我的心情格外舒爽，每站我都向乘客們問早、問好，說再見，車廂里的空气也活潑了，乘客亲切地回答我：“售票員早！”“你早！”有的虽然沒回答，但看得出他們发自内心的微笑。車到江寧路，一位女工抱着孩子要下車，雨正大，我連忙先跳下車，給她撐好傘，扶着她下車，免得她母子淋雨滑跤，这位女工一再說：“謝謝，你这位售票員真好。”滿車的乘客都站起来看看我，我心里乐滋滋的，自己的劳动多受人尊重。过了两天，老周、老李找我說：“張广才同志，有人民来信……”我一怔，他們笑嘻嘻地說：“華成烟厂一位女工来信表揚你。”車队里公布了这封表揚信。只做了这一点点应做的事，人民就給了我这样的荣誉和尊敬，推动着我教育着我前进，象一股奔腾着的激流。

这还只是开始，我們的口号是：“爱車如家，以客为友”，我們的理想是在車上插上一面鮮艳夺目的“全面大跃进”大紅旗。

老蔡和百灵鳥

劍 峯

电車司機老蔡养了三只百灵。听說原来是四只，一只是給他的独养兒子飞掉的，所以現在只存三只。不說別的，单說說他的三只鳥籠吧。据他自己說是浙江名竹做成的，鳥籠里的几只鳥食缸是江西景德鎮的产品，而且又是清朝年間的古董。三只鳥籠还用黑絨布做了三只籠罩。他的三只鳥住在其中真象住在“宮殿”里一样。

为了一清早能詷三只百灵到丛林中去学各种鳥叫，他就調做了长夜班，把大半天的時間化在这上面。不論是天冷和天热，只要是沒有雨，早晨五点鐘前后就起身，拎了三只百灵，到公园里或在林蔭道上，把它們分別挂在树枝上。有时候他自己努起了嘴，“噓噓噓”地逗着玩，有时候靜听着鳥的叫鳴，那个时候啊——嗨呀，他真是心曠神怡，悠閑无比，好比是一个活神仙。到了八点鐘左右，他把鳥拎回家里，放得好好的，然后一面咬着大餅油条，一面跑到大世界去选鳥食；他細中拣細，一定要把鳥养得“胖胖的”。回来后，先替鳥“洗澡”，再清洗鳥籠，忙得不

可开交，在旁人看来，他好象就是为了几只鳥而活着似的。等他忙了好半天以后，才挽出手来看表，这时，他常常要叫一声：“啊呀不好！上班時間到了！”

八車队的同志們都知道老蔡是有“鳥癖”的人，关于生产，他是任务观点，至于开会，那經常是缺席的，不开会得請假呀，当然，老蔡也請假；老蔡請假有三个“理由”：一、“家里有事”，二、“身体不舒服”，三、“忘記了”。所以同志們贈送了他一个外号：“三勿来”。同志們常这样批評說，“三勿来”是八車队里的一块“石头”。党支部书记老胡也常为他絞尽脑汁，他想：要使一个同志从落后中轉变过来，首先就得弄清他落后的原因，經過好几次的談話和摸索，才知道老蔡还有这样一段故事。

那时还在軍閥混战时期，老蔡的家乡山东，連年遭了水災，当时老蔡只有十来岁，就跟着娘出外逃荒去了。他們沿着黄河，走遍了长江，到处流浪。那种困苦情况，真难以尽述。記得有一次，他們母子倆路过一个荒无人烟的村落，整天要不到一点吃的，肚子餓得哇哇叫，眼看日头又滚进了烏云堆里，紧跟着呼呼地刮起风来，接着老大的雨滴簌簌地落下，連成无数根粗大的水柱，母子倆又急又愁，卷縮在一起，只有痛哭。“唉，”母亲張望了一下荒涼的四周，叹了口气。四下里全是水的世界，枯草敗叶在水渠中向各处淌去，有时候一陣狂风刮来，水柱落得更紧更猛，把这些枯草敗叶打得团轉起来，有的沉入了水底。

她想：“咱們娘兒倆的命不是跟這些枯草敗葉一樣嗎？風吹雨打，到處飄流……”“拍”的一聲響，打斷了母親的愁思，可是老蔡卻歡叫起來：“媽！鳥！鳥！”原來一只鳥被狂風暴雨打落了下來，掉在他們跟前。“嗨呀！”母親苦笑了一下說，“管它干什么呢！”“媽！我要！我要！”“拿啥給它吃呢？咱們的肚子還餓着哩！”可是老蔡卻樂得什麼似的，他忘記了一切困苦，肚子也不覺得餓了，到處去找食物給它吃。母親看着他的這種淘氣相不禁感慨地說：“帶着吧，這只可憐的鳥跟咱們的命差不多。”

從此以後，他們在流浪途中多了一個“伴侶”。據說，那只鳥就是百靈鳥。舊社會的生活，對他們講來是一種折磨，但是老蔡把那只百靈卻當作生命一樣寶貴。他認為在患難中跟他結成伙伴的鳥是最親切可愛的，他們之間好像誰都缺不了誰。

現在，老蔡的母親已經死了，那只百靈也早已死了，可是養百靈卻變成了他的一種習慣，一日不听听百靈叫聲或逗逗百靈玩，就不能過活似的。但是也正是因为百靈鳥，他險些在工作上出一個大亂子。

這是某一天的下午，一輛電車從熙熙攘攘的人羣中駛來，因為天快要下雨了，人們急沖沖地在車前竄來竄去忙着趕回家去。在馬達室里駕駛着車輛的司機就是老蔡，快要下班了，現在是他今天當班的最后一趟單程了，天色在漸漸地暗下來，馬上要下雨了，他有點心急，所以他常

把电門推进“四个字”和“五个字”里。

“轰隆隆”，突然一声巨大的雷鳴从人們的头頂上滾了过去。行走着的人們更显得急匆匆了，老蔡的心头怦怦地乱跳了起来。他暗暗地祈求着：“老天爷，你万万不能下雨呀；要下，請你等半个钟头下，我那三只百灵还在晒台上哪！”“隆隆隆”，又是一个响雷滾了过去，接着就是一道閃电閃亮了一下。这一道閃电剛剛过去，云层中的雨水象盆潑似的傾倒下来，干燥的柏油路，立刻下湿，几分鐘以后，一些低洼地方已經积了水，老蔡心似刀割：“嗨呀，完了完了，三只百灵要遭殃了……”他把电門推进了“六个字”里，两只脚拚命地蹬鈴，“噹噹噹”，电車快得象消防車一样。忽然一个模糊的三輪車影在密密的雨帘中在車头前面由东向西飞似地橫斜了过去。說时迟，那时快，老蔡一叫“不好！”急忙来了一个“倒板”，“嚓”！三輪車的叶子板还是在車头上擦了一下，直把三輪車冲了丈把远，險險乎翻了个身。坐在三輪車上的一位胖妇人，从三輪車上甩了出来，跌了个倒栽葱，她从地上爬起来，变成了一个“泥菩薩”，漲紅了臉冲着三輪車工說：“三輪車，你会踏不会踏！攢不死吓也要給你吓死了！”三輪車工說，“是你自己說的嘛——踏快点，踏快点，加你五分鐘！你看看，出了事还全怪我呢！”胖妇人看看同三輪車工沒有什么講头，于是就掉轉身来冲着老蔡狠狠地責罵道：“你有什么事体要开得这样快法子，你眼睛长到啥地方去啦！”